

阿根廷的摇滚乐界先锋

璜·卡洛斯 (Juan Carlos) 暱称“强哥” (Chango) 是«野猫乐团» (Los Gatos Salvajes) 的吉他手。在阿根廷«野猫乐团»是著名的西班牙文摇滚创始乐团。圣施礼华让他了解到天主和音乐并非背道而驰。

2009年3月1日

您是在何时认识主业的?

大约是在1980年，我那时情绪相当低落，有一天在床头桌上看到主业会出版的Informative Bulletin新闻摘要，我的内人要我读读它，因为那会使我受益匪浅。引起我注意的是那时仍为天主忠僕（册封圣人之前的阶段）施礼华所行的奇蹟，以及他是我们这时代的时下圣人，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圣人是屬於中古时期的。在2002年，我欣喜万分地参加了他的封圣大典。

他所传递要在每个人职务中成圣的讯息是否引起您的注意呢？

是的！凭藉著微小不起眼的平凡小事，能让我们赢得天堂，这真是奥妙的事！我以为一个人需要做超凡的好事才能荣获天堂，但是事实上，需要做的是尽心尽力，尽己所责。耶稣无所不知，如果我所为之事仰不愧天、俯不祚地，那麽那便是有价值的；就如同对病者、长者伸出援手的善行一般。

当您玩音乐时是否也能圣化呢？

也可以的。当我表演和接受掌声或认同时，我将它们都奉献给天主，因为那并非属于我的。我能够表演、演奏，是因为天主如此意愿，我从未思及会成名。然而天主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并且已预见这些事的发生。

您是否感到惊讶呢？

我很惊讶知道我年轻时所为的，竟可以影响其他知名的音乐家...当我现在见到他们时，他们告诉我他们曾经偷溜进我的表演会场，挤到前排，而且现在仍记得我的穿著打扮。当时我并未意识到，我正做著不凡之事，而这也发生在另一次活动上。虽然可能看似微不足道，但是你为他人，或未能为他人所立下的榜样，都会对别人带来影响。对那些孩子而言，我们是大人物，我并不是指我们是典范，但就某方面而言，我们的确扮演这角色。这就是我们如何藉著“野猫乐团”去发挥影响作用。

当如今一帆风顺

天主所赐给我的太多了。有的时候我会问祂：为什麼祂给我这麼多？我并不值得得到这一切，我的所行并不相衬如此多的恩赐。有时我会担心祂在我的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音乐...给了太多。我曾经经历很艰辛的时刻，我觉得就像旧约中的约伯一般，经过重重困难，终得拨云见日。

你现在看音乐的角度是否有所不同？

以前，就如其他年轻人一般，我追求功成名就、追求能不劳而获的金钱。现在我仅是单纯地享受音乐，而那所带来的附加价值是额外的，并非是我刻意追寻的目标。”野猫乐团”40年後的再度聚首费了很大劲。成员中有叁位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另外两位住在罗萨利欧(Rosario)。为了碰面，吉洛·佛列亚塔(Ciro Fogliatta)和我会去罗萨利欧(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约叁百公里远)，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彩排後於星期日再返回。我们有叁、四个月如此为之。

你与天主和吉他的关系是如何呢？

当我表演时，我试著活在天主的临在中，将它奉献给天主。我也请我的护守天使帮助，好使一切都能顺利进行、乐器不会失灵、不会发出噪音；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其他人。没有护守天使的帮助，所有事都会更困难。我感到他帮助著我，有时候我觉得我弹奏超越我功力所及，是他让我的手指移动到它们该到的位置...(“强哥”笑)

你们乐团受到唱片公司的压力，去创造其他形式的音乐风格，但您反抗了那体制。

我们有著坚定的信念。如果我们退让了，或许能带来更多的商业效益，但是阿根廷的摇滚乐就不会有今天了。我们的不改初衷---经年累月下来---实现了用我们的语言唱出摇滚乐。要对抗潮流是很难的，在当时，我们被视为“愚蠢”、“低俗”的，其他

的乐团都是唱著英文歌，但是我们想要用我们的语言去表达我们自己。

您如何在音乐界活出你的信仰？

有很多人有著不同的信仰，像是佛教、轮迴转世论等等...还有些人说他们以前曾经当过辅祭，但是後來却离开了信仰...而我，恰好相反；我曾经迷途，但我认识了主业会，并更加贴近我的信仰，而这都是天主的恩宠。我请求祂能让他人看到我所看到的，圣施礼华曾告诉我们要去爱所有人，就算我们有著不同的想法。我想这就是身为基督徒的真意吧！

.....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article-147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article-147/) (2026年4月2日)